



^ 16
2762
1



門
號
卷
16
2762
1

蒼巖先生有詩如千篇曩與李梅崖先生合刻余既序而行之既而先生官湖廣布政叅議督糧儲以死事上

聞

天子軫惜贈工部右侍郎賜諡忠節廕其一子又二年子粵來青除知荊門州事將行手一編泣曰我父以死勤事天下莫不聞先生尤知我父者嘗為序其詩矣今遺文在乞仍為序之方武昌之告變也始於創殘飢餓之卒上官處置失宜因以生亂當其時城中文武大吏或被羈繫或踰墻垣爭先去以為民望而公無師旅之寄獨蹈白刃為城捍禦至不得乃捐其身以上報天子其光明磊落之槩從容慷慨之義可不謂偉歟向

昭和十七年
三月十一日
購求

使上官調劑得宜則荷戈持挺之夫必不亂亂而有以
備之亦不至旬日之間蠡屯螳聚如此之橫也賴
天子仁聖威武命將授算不三月猖狂之衆遂以撲滅
而先生則既死矣悲夫公之節不待此區區之文以傳
而其子痛其先公之沒也謀欲刻之與其詩並傳於世
可不謂孝乎荆門之州在公殉難之境來青往矣觸事
增懷必思所以無負先生之節書所云世篤忠貞者來
青其勉之秀水朱彞尊序

國史列傳

葉映榴江南上海人順治十八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
士改國子監博士遷戶部主事出權稅江西復視學陝
西並著廉明擢湖北糧儲道參議署布政使事康熙二
十七年五月二十二日武昌督標裁兵夏逢龍以索餉
聚衆倡亂逐巡撫時映榴聞變往挺身當之賊以其素
得人望擁至營願戴為巡撫不可賊露刃脅之度不能
脫給以歸署治文書為期約且戒勿焚掠聽民逃竄三
日後當從所請賊喜圍稍解映榴歸署閉門夜令其妻
奉母吳氏率臧獲數人覓小舟潛渡乃刺血草疏并密
封印信遣人間道詣京師告急遂朝服北面稽首出所

佩刀自裁血盈几案聞及期賊登堂來迎見映榴已死猶危坐不仆駭汗羅拜於地事聞議卹通政使司通政使加贈工部右侍郎廕一子諡忠節立祠以祀御書丹心炳冊四字

賜之雍正八年

世宗憲皇帝錄忠臣後

特授其子粵鳳陽知府芳蔚州知州孫鳳毛內閣中書同日擢用人以為榮

葉忠節公傳

曹一士 濟寰

葉公諱映樞字丙霞號蒼巖上海人父有聲明進士官都御史公生而聰慧讀書立徹其奧義見古人貞風亮節輒擊節謳吟振衣起立欲置身其間性剛遇事若不屑為而纖微畢照年二十四成進士改庶吉士以誥誤補國子博士遷戶部主事轉員外郎禮部祠祭司郎中康熙十五年權贛關吳逆倡亂粵閩應之贛南北路絕城孤無援公慷慨指畫相視險要與同官協力守城流民避賊者出穀收撫之民賴以安十七年提學陝西時秦人少學問公振刷作興文風道上二十四年授湖北糧道清積逋減耗羨事有不便者每與大吏動色力爭

二十七年巡撫張某被論朝議以督撫同城不能察且湖廣內地無庸總督遂劾督而裁缺并裁督標兵楚兵素剽悍有夏逢龍者尤桀黠能以小信義結其伍軍中號曰夏包子裁兵檄下所司發遣兵無所歸洶洶道路初用兵滇南時軍領帑買鹽菜部以計簿不清徵如故督撫減標兵月糧以償至是兵向巡撫柯某索之不得將爲亂逢龍招數十人會山中議事公告巡撫曰若輩苦餒耳假兩月糧給之可使散歸就業不許武昌同知某謂若輩敢爾不法亟遣役往捕其魁衆愈怒逢龍遂擁衆入轅門露刃譟呼公急入白請好言慰之俟定徐思所以安輯者巡撫出衆語不遜巡撫詈曰若輩欲反耶衆曰反也奈何巡撫退入衆逐之殺奴隸劫印綬巡撫逸去公冒刃前曰若何爲曰反耳諭以

朝廷威德不應擁至閱馬場逼公從逆公瞋目叱之賊奮不前公欲奪刀自刎賊中振臂大呼曰殺好官不祥勒入署縱兵環之公亟作書發使請援門閉邏者甚密又不得縋城出時巡撫已遁僚屬皆亡匿賊煽撫標兵招脅丁壯聲勢日振響應山谷公曰今惟有一死以報朝廷耳家人環泣曰如太夫人何公亦泣曰我所難者此耳顧其妻陳淑人曰今以付若因相持痛哭乘賊開郭門出汲陳淑人奉母易服從水溝遁出乃仰天歎曰吾今可以死矣遂繕遺疏北向九叩南向再拜升公座

葉忠節公遺稿 二
罵賊自刎未殊再刎張目良久而瞑賊大驚匍匐入拜
歎而去時一僕先奉遺疏間走僅一僕侍側賊急驅喪
出署楚民素感德相扶以出渡江至蘄適與家人會事
聞

上震悼特贈工部右侍郎予祭葬錫蔭明年南巡子專
迎道左

御書忠節以諡之專授荊門州知州歷任廣州知府以
註誤回籍雍正七年內閣纂修

聖祖實錄

上軫念死事臣子孫

持行引

見長子專授鳳陽知府次子芳授蔚州知州辭職復改

授員外郎孫鳳毛授內閣中書公為文下筆千言善詩

與王阮亭李梅崖相倡和著有經世要言史鑰二種有
知人鑒若張曾慶范光宗顧昌祚馬如龍宮夢仁胡潤
皆公門下士也公生時都憲公方為江西布政庭有榴
久不花是年始花實大逾常等故以映榴命名天之生
公蓋不偶然也

論曰武昌變起倉猝諸僚迫不及持公獨從容盡節真
所謂卒然臨之而不驚者乎非學問素定於中何能不
渝所守如是語云忠孝不兩全公以身殉國事而能卒
保其親何區畫之善也予少與仲子芳同為諸生特相

契公之從孫崇與子僚壻嘗館於其家因得登公之堂
今復與公之孫鳳毛同官京師故知公最詳謹述所聞
以俟
國史之採擇焉

康熙二十七年七月遺疏

奏

聞奉

旨葉映榴值裁兵鼓噪抗志不屈捐生殉難忠節可嘉
今覽遺疏情詞慘烈朕心深為惻然不忍披閱應從
優賜卹以表忠貞着議奏該部知道

吏部議覆定例叅議道殉難贈光祿寺卿廕一子
今既奉有從優賜卹之

旨應贈通政使司通政使廕一子入監讀書等因具

題奉

旨葉映榴着贈工部右侍郎餘依議欽此

禮部議覆殉難湖北糧道加贈工部右侍郎葉映
榴應照定例照伊加贈品級給與全葬之價並給
一次致祭銀兩遣官讀文致祭祭文該衙門撰擬
今奉從優賜卹之

旨葉映榴應否與謚之處伏候

上裁奉

旨依議欽此

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奉

上諭當楚兵誼諱之際葉映榴盡節捐軀朕心深切憫
悼特命所司優贈亞卿兼賜卹廕今巡幸江南見其
子葉粵迎伏道左彌增軫惻忠節之臣應特予謚以
彰異數爾等會議具奏欽此

禮部等衙門議得葉映榴當兵諱之際手繕遺疏
從容盡節仰荷

溫綸加贈工部侍郎賜卹賜廕所以軫念死事之臣者
至矣比因遵循往例未經議謚今

詔議易名之典應特予謚以慰忠魂等因具

題奉

旨依議欽此

內閣擬謚進

呈

欽定忠節二字

善忠節公遺稿
御書匾額遣內大臣齎賜

康熙四十二年

勅建專祠於武昌

御書丹心炳冊四字匾額

御製賜謚原任湖北糧儲道布政使司叅議殉難加贈
工部右侍郎謚忠節葉映榴碑文

朕惟褒忠所以勸臣節卹死所以勵生存惟其抗志不
渝全操罔玷斯隆名紀於竹帛顯號渙於貞珉國典有
常君恩益渥爾葉映榴性行端方才猷練達起家常吉
洵歷曹郎簡拔司衡克興文教洎督糧於楚渚值弄兵
於潢池蠢茲克徒敢行刳制爾乃身與白刃爲鄰志並
青霜彌勵篆章密識遺表潛裁徐慷慨以捐軀竟從容
而致命旣從優卹仍睠忠魂屬時邁之式臨覩遺孤於
道左感懷往事儼英爽之猶存載考彞章俾聲稱之永
賁是用重申綸綍特典易名爰立豐碑謚之忠節於戲

表忠扶孝典從其厚而非虛取義成仁名比諸存而孰
重觀此殊恩之逮愈知大節之光
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二十日立

葉忠節公神像



神像

眉宇若紫芝之秀雙瞳如秋水之澈忠肝如鐵石之
 堅義膽似日星之揭有睢陽誓師之志有常山罵賊
 之舌守孔氏殺身成仁之義效信國從容就義之烈
 是以 恩寵贈夫冬官謚法膺夫忠節丹心炳冊
 宸翰巍嶸若夫蓬山壓石渠之彥畫省魁列宿之郎
 校士關中參苓入籠掄才陝右桃李成行方將展經
 綸於七澤溥膏雨於三湘孰意遭小醜之跋扈蹈白
 刃於武昌廟食南樓之側魂歸東浦之鄉至今生氣
 凜然猶存遺照庇宗支而有耀垂譜牒以彌芳

姪孫長馥拜贊



葉忠節公遺稿目錄

男芳輯錄

卷一 文類

遺疏

延長縣重建文廟碑

重修三原縣學宮碑記

歲寒亭記

重修息波亭記

辛酉題名碑記

補立壬子題名碑記

募修平涼府文廟序

募修隆德縣學序

平閩記序

黃憶溪來諭堂詩序

漢中張氏孝友序

陳廣陵詩序

于制府德政詩序

辛酉闈墨序

卷二 文類

李芝石八十壽序

徐蘭亭七十壽序

代李望若壽祠部任梁河序

代張少宰壽許母鮑太宜人序

潘母王孺人壽序

太夫人乞言序

文學沈寅工墓誌銘

席母周太淑人墓誌銘

祭詹事府詹事蘓公文

祭江西巡撫白公文

祭刑部侍郎文恪公訥菴四兄文

祭外母嚴太夫人文

卷三 文類

上海縣志論四則

官師
人物

選舉
藝文

題李梅崖臺山日記詩冊

題茅叔玠像

題越山春曉圖

題張蓉左壽屏

平涼諭士子文

勸賑江右難民教

封長白山表

崇祀鄉賢

臨潼周某某
靜寧州慕某慕某

延長薛某薛某
華州陳某

崇祀名宦

陝西按察使司于某
明華州州同知張應揚

臨潼王某

旌表節孝

富平節婦賈氏
孝子楊長

一門兩節婦某氏某氏

薦舉

南鄭令韓某城固令徐某
鳳翔令蕭某

卷四

文類

與宮宗袞書

與佟儼若書

上江撫佟公書

又

復陸敬峰

與栢河東書

與沈繹堂書

又

與鄭山公書

上吳大宗伯書

又

又

上楊少宗伯書

與汪昭采

與李子靜

與孫將軍

與顏六展

與王芝屨

與陸集生

與王藻如

又

與任梁河

卷五 文類

與王子厚

與陳廣陵

復曾羽皇

與張素存

又

與李梅崖

又

又

復顏翼超

與成仲謙

與王瑁湖

與王儼齋

復陳六謙

復張穉恭

與蔡鷓揚

與莊天申

與陳亮工

與王印周

復唐子恪

又

復閻康侯師

與邑令陳某

與信豐令劉某

復某官許某

與蔣晉侯

卷六 文類

復顧介石啟

上白巡撫啟

賀李副使啟

復李郡守啟

謝江右董制府啟

賀董制府中秋啟

賀黃驛鹽監司中秋啟

賀李按察司中秋啟

賀邵學使中秋啟

謝際斯四兄祝壽啟

候山西謝學使啟

復武功陳令啟

候甘肅華撫軍啟

上余大中丞啟

上黃太宰啟

復李天生檢討啟

又

又

上巴撫軍啟

祝巴撫軍壽啟

太夫人七十壽啟

卷七 文類

復昭武將軍楊公啟

又

壽昭武將軍楊公啟

又

復邑令史簡菴啟

壽郡侯魯謙菴啟

報汪允升納聘啟

候學使李維饒學士啟

又

代新庶常請掌院宋公啟

壽張靖逆將軍啟

又

代新庶常請掌院宋公啟

壽張靖逆將軍啟

又

候田學使啟

復榆林李總戎啟

復延安周叅戎啟

壽李少叅啟

賀杭撫軍啟

上徐立齋學士啟

上李容齋學士啟

答張蓉城啟

壽某總漕啟

又

答四川姚撫軍啟

候江蘓藩臺宋牧仲啟

卷八 詩類

次滁州贈驛傳道金長真

酬方念博昆仲四首

飲虔州倅顧輿山暖雪亭四首

宮定菴庶常改授侍御寄示二首

詠史五首

虔州八境臺八首

雙瓜燈

雙江秋月行

酬佟儼若

壽沈業師五十初度二首

雨中邀佟儼若同沈業師看君子堂顧見山壁畫

後登樓小酌儼若有詩次韻四首

虔州雜詩

却寄佟儼若四首

寄懷佟儼若

游秦日記詩六十八首

口占題壁

閏七夕次涿鹿

初九日次保定

十一日次新樂

十二日次真定

是日過滹沱河

過平原君墓

井陘道中

十四日由井陘渡河次栢井驛

出固關和王阮亭韻

十五日由栢井至平定州遇雨

十六日曉行是日抵壽陽縣

偶成

十八日次平遙縣和王阮亭使院小飲詩

十九日次平遙縣和王阮亭使院小飲詩

二十日次介休縣

二十二日次靈石縣

亭午過洪洞縣

初二日亭午次渭南縣

初三日次臨潼縣自後閣筆甚久至九月十九

日同汪念弘遊驪山并贈邑令陳白石

驪山下溫泉八絕句

白帝宮

是夜酒酣月白不能寐

十七日次雲臺觀

初九日謁比干廟

十一日次湯陰謁鄂王廟

距湯陰十里許顏曰柳廊

十二日至彰德府

銅雀臺懷古

二十二日重過新樂縣仍和前韻

二十四日次方順橋和沈繹堂前輩壁間韻

二十七日次安肅縣寒甚

三十日風阻長新店作家郵寄慰口占

卷九 詩類

送錢越江南歸

呈謝吳大宗伯四首

呈楊少宗伯四首

亂後歸金陵重晤金長真

壽進士范莞公母夫人

酬杜讓水孔目

戊午暮春同錢陶雲員外恭送

孝昭皇后梓宮宿豐贍村劉氏莊二首

戊午春宋牧仲偕諸君子遊祖氏園亭賦詩見示

余不見與因憶丙午舊游次和八首

酌酒與馬玉坡

次韻李容齋學士詔舉文學四首

五日集金魚池

雙槐行

夏日東主客李梅涯

喜雨

秋日書懷

秋日即事

王瑁湖太常寓齋小竹

酬主客李梅涯病中見憶二首

宮詹蘓夫子挽詞十首

戊午七月

乾清門引

見時奉

命視學三秦

曉行

上谷道中

伏城驛遇雪

獲鹿道中望積雪二首

己未人日醴泉令移尊夜話

夜雨論文二首

邊城較射二首

延長孫令重建學宮告成余作碑記因賦贈

橋陵

乾陵

嗚咽泉

曉發宜君由同官至池陽三首

白蓮花

方前輩同諸公子手談即事

苦雨四首

寄蒲尹李寅工

六盤山積雪

摩雲嶺二首

重經渭南

庚申夏至日起武威至張掖得詩六首

贈郡丞黃憶溪二首

贈顏六展

輓醴泉令吳虞升

連雲棧道中八首

壽奮威王將軍二十韻

樂城苦雨二首

病宿文安驛大象寺二首

金鎖關觀泉感興二首

贈被褥令雷之采二十韻

輓家五兄芑園兼示姪瞻存

凍雪

上靖逆侯張將軍三十韻

酬檢討李天生五十韻

雪珠

別李天生五首

卷十詩類

賀前輩唐存我周甲科名

贈昭武楊將軍

曉行

題畫壽魯使君

酬陳敬之見贈韻

疊前韻寄陳廣陵仁山巨高兄弟

頌制府于公二十韻

頌江蘓巡撫某公六首

贈史邑侯十二律

和孔秀才嗒秋自壽四首

九日同人登丹鳳樓燕集二首

寓唐亮臣高齋因贈

輓陳仁山

東侯金長真觀察

贈祠部馬尊乾奉使淮關

恭賦

御書清慎勤署額上兩江于制府

寄井陘觀察李梅崖

贈江撫王公

題張觀察家慶詩卷

方瓢次韻

欠山詩

喬蓼懷五十雙壽

賀陳乾齋及第

寒食次下相

宛平王相國招飲城南別墅

許時菴招同諸子雙林禪院觀荷次韻

次和宋聲求念功昆仲雙林禪院觀荷

天寧寺秋霽

酬井陘觀察李梅崖

長安憶別十首

乙閣詩贈楊給事覺山

次某司徒新齋落成詩韻

倒用前韻

壽萱歌為汪太宜人作

卷十一 詩類

冬十月 乾清門引 見二首

和丁景呂雪窗二首

贈真定趙都督

芙蓉亭泉曲

雪後同沈建有漢燾登真定隆興寺大悲閣二首

贈趙三公子

贈真定太守趙子瑜

雪後飲息波亭

宛在軒詩

乙丑除夕

丙寅元旦

贈臨城廣文趙懿源

贈廣文孫睂

贈真定同知焦映漢

贈高邑令劉瑜

漢松

唐槐

畱別宋澄溪

雪浪石

丙寅正月九日夢後追悼

再咏唐槐

贈藥城廣文陳垓

畱別李梅岵四首

宋澄溪偕諸君餞飲蒼巘祠賦謝二首

將至沙河縣口占

沙河縣感舊

黃梁祠

王公新柳詩

大梁懷古

深柳堂感賦

送毛會侯歸浙江

棘闈唱和

次韻中聽雨二首

次韻中秋次夜得月

次韻中秋夜即事

次韻紀異

次韻喝日

次韻雜興四首

卷十二

賦

秋月賦

詩餘

沁園春

天仙子

孤鸞

鎖窗寒

彩雲歸

洞仙歌

高山流水

虞美人

雙調望江南

齊天樂

一痕沙

瑤花慢

桂枝香

離亭燕

滿庭芳

鶯啼序

春風娘娜

摸魚兒

金菊對芙蓉

萬年歡

醉花陰

葉忠節公遺稿目錄終

葉忠節公遺稿目錄

六

葉忠節公遺稿卷一文類

男芳輯錄

遺疏

奏為臨難瀝血陳情恭謝

辛三十載之

聖恩事竊臣一介監儒倖中辛丑科進士選擢庶常叨

沐

皇上高厚深恩歷任今職嘗以潔已奉公砥礪夙夜但

愧才具庸虛寸長莫効茲於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初九

日署理布政司印務忽於本月二十二日督標裁兵陳

夏包子倡亂開城造反劫奪撫臣

勅印分兵圍臣衙署百計脅從臣幼讀史書粗知節義

勅印分兵圍臣衙署百計脅從臣幼讀史書粗知節義

雖白刃在前豈敢喪恥苟生時即欲率同妻女闔門殉節第念臣母年已七十有六矣隨臣任所長子監生葉勇又遠在原籍其餘二子年未成童孑孑孤嫠死將安歸臣心不忍因遣妻女奉臣母從水溝遁出潛逃臣此時微服匿影或可倖免以圖後効念臣守土之官也城存與存城亡與亡義所當然謹將糧道衙門及布政司道號印五顆封付家屬葉華林囑向所過衙門呈繳具題復謹繕謝

恩一疏囑付家人俟臣盡節之後奔赴京師詣通政司衙門齎投臣謹於本月二十六日朝服向

闕九叩謝

恩畢隨升臣衙門公座罵賊以佩刀自刎勉盡一死以報

國恩但恨事起倉卒既不能先事綢繆默消反側復不能臨期捍禦獨守孤城上辜三十載之

皇恩下棄七旬餘之老母君親兩負死有餘愧伏惟我

皇上廟算如神兵威丕振臣磨小醜指日掃滅但臣不能忍死須臾以覩蕩平惟有生生世世銜結無盡而已臨難倉皇語無倫次不及貼黃伏祈

睿賜全覽臣曷勝惶悚哀戀之至為此具本謹具奏聞

延長縣重建文廟碑

今天子御極之十有八年春二月余銜命校士次延安甫下車坐定郡守率諸屬吏庭見甚恭一令前揖致辭曰某令延長者三年矣窮邊下邑叠罹兵荒百度具廢學宮茂草積有年所某某竊不自量其時絀舉羸也首捐貲百金復走書於邑紳安徽臬長薛公大寧尹馮君得二百五十金爰庀材鳩工倡其始乃勸諭諸生量力出粟助工鼎建大成殿九楹兩廡各七楹戟門五楹櫺星門三楹啟聖祠額矣重闢之泮池陸矣鑿而石甃之復葺明倫堂五楹成德達材各三楹鄉賢名宦祠各一區學舊無署亦補建一區奎星閣一塞門一延袤高廣

如制經始於康熙十六年之秋迄今康熙十八年春三月告竣例得撰碑記勒貞珉使士民有所矜式敢請先生一言不朽之余聞而嘆曰異哉令賢哉令也今日而祀孔子之祀者即能道孔子之道者也余不敢以不文辭越一日躬至其邑齋沐肅衣冠考鐘鼓集吏士瞻拜已周視殿廡堂祠巋然翼然高下俯仰列嶂然廊宇裊裊聯屬貫珠然雕繪拱楠朱碧翳爛雲霞然噫嘻何工之速制之宏也微斯令延之人不獲見有廟貌者不獲誦法聖人矣乃進吏士而告之曰易傳不云乎有天地而萬物生焉是生萬物者天地也生萬物而聖人與之俱生迨聖人生而天地間君臣父子夫婦長幼尊卑之分定焉是位天地者聖人也然人知天地之能生聖人而不知聖人之能位天地者正所以生天地也何也我孔子生春秋時去中古未遠維時日蝕星隕山崩川竭列國之諸侯大夫篡弑其君父以及走死奔亡者不可以數計人心死而天理滅天地亦處於欲崩欲裂之勢孔子起而作春秋維王道而亂臣賊子懼天下後世知亂臣賊子之不可為而天地之心不至於息故曰聖人之能生天地也然我孔子亦有時而阨秦之焚漢之溺阨孔子而孔子者孔子之徒也夫佛老之徒各師其師孔子不與也自佛老之徒不師孔子而又盜孔子之書

反其義以文其教而孔子既佛老之徒復誘孔子之徒而師其師而去孔子如敝屣將必習於無父無君之教反以亂臣賊子為不可不為是則孔子之大阨也且天下大矣其間五步一寺十步一廟者非梵宮則道院也翻貝葉擁丹爐目眈眈而口喁喁者非緇衣則黃冠也愚民無知毀肢體竭囊橐焚香膜拜乞靈于土木者以萬萬計甚且由孔子之道讀孔子之書而身躋通顯有君可事有父可事而甘心師之或至剝民之膏以輸之佛老之徒者不知凡幾及登孔子之廟庭而見顏者圮者欲丐其一木一石而不可得非吝也彼其心實有所不欲以為甚迂緩而無足煩吾力也嗚呼孔子亦何負於人而仇之若此哉昌黎云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蓋深痛夫佛老之阨吾孔子而知今日之能祀孔子之祀者即能道孔子之道者也延固徧邑而介於邊其土瘠其民貧其士餬口之不暇數十年來不死於歲則死於兵為之令者能撫循而長養之足矣民未嘗與令之導吾民于學也士未嘗期令之興我於學也上亦未嘗懸令以課令之修舉夫學為殿最也而延之令獨汲汲焉修之舉之惟懼孔子之祀一日不舉孔子之道一日不明而能率其士民子來趨事以觀厥成令顧不賢哉由是延之士民瞻其廟貌深其誦法發邊陲未發之神智振百年未振之士風秀者升諸朝樸者安于野眾喻於作

忠作孝之心而不奪於無父無君之教是令能體孔子
生天地之道以生延之士民於千百世在此舉也其功
直與距楊墨者等豈直一邑之良吏已哉余故樂得而
為之記

重修三原縣學宮碑記

今之學校由古制也而今之所以教所以學者非古法
矣三代之時以意行其法學記王制諸篇皆導之使學
而蒸蒸相長於德義三代而降以法存其意必鄉黨自
好者乃束身俛首以從事而通儒大臣胥於是焉出由
是士無賢愚罔不瞻眺泮宮翹首頓足以取世資而階
榮寵故猶足陰繫天下之人心而不墜是學校者乃化
民成俗磨鈍厲世之本也然而郡邑長吏遑遑忽之風
雨摧其宇茂草生其庭狐鼠窟其宅而不之省者什且
八九焉非故忽之也以其無切於己而重惜勞費也稽
周禮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外而州閭鄉黨之

間其長各屬民而讀法考其道德糾其過惡而勸戒之
吏即師也秦漢以後治民則郡守縣令教子弟則博士
文學吏事其事師業其業若冰炭之不同氣圓方之不
同用其忽之也固宜三原之有文廟也始於元成宗之
大德十年重修于明憲宗之成化十二年明倫堂則邑
丞仰山即洪福寺基改創之溫恭毅公從而葺治之又
建尊經閣購名書以實之年月垂久剝蝕相仍殿廡堂
舍頽圯朽敗百餘年來莫之舉也邑令葉君顧而慨然
嘆曰余民牧也邑之農桑於令待養邑之教化於令待
成邑之祀事於令待享且文廟大祀也譽髦秀民也令
弗之舉而謀其事貸其力於他人者謂民牧何乃計值
捐貲庀材鳩工由門而廡循廡而殿殿折而閣閣趨而
堂堂徑下而齋舍厚其基敞其宇深其地易其朽敝葺
其頽落卑者崇之陋者廓之繚以重垣執以卉水飾以
丹雘不數月而工成巍然煥然一似古未有而今剏之
者嗚呼令真無忝于民牧矣我 皇上好古右文孜孜
弗怠即頻年用兵萬幾殷集而經筵日講寒暑不輟故
閩粵楚蜀以次削平滇黔清蕩九有晏如干羽兩階之
化有由來也方且戢戈橐弓開辟雍修禮樂以弘文治
而三原廟學之成適與時會謂非偃武修文之明兆歟
鉅公名卿代不乏人將來翊文運而黼黻太平者有不
從此出乎邦之光也令之惠也余不敏奉命視學三秦

者三歲今秩滿瀕還矣愧無以興起教化而猶及見盛事之告成也是則余之幸也故爲記

歲寒亭記

真定之爲郡也自秦昉也郡之有治也自元中統壬戌歲昉也歷元泰定迄明正德堂宇乃大備署寢之東偏有阜焉高可三丈許阜之西有亭亭曰錫慶中有碑碑鏤南極圖并贊旁書漢孝文皇帝壬戌元年春王正月吉日右丞相周勃立石而亦不具贊者書者姓名今太守趙公於我 皇清康熙十有七年受命蒞斯土越五年歲壬戌則別構一亭於阜之東廣狹視錫慶樹以松柏繚以女牆而錫慶爲不孤今年冬余奉 簡書叅楚藩經其地趙公不以余爲不文而屬之記并請名其新所構亭余因得請觀之乃由署寢之西入折而東有榭

曰後樂有軒曰仰止竹木疎密得理又折而北登阜乃見所爲兩亭者相望如松柏森然女牆翼然碑石堅膩無剝蝕痕於是縱目以眺炊烟寥寥率多灌莽蓋此土之殘於兵者久矣相與咨嗟循級而下見阜之坡有石刻松額二字余笑謂趙公曰公植松於阜意不在茲乎即以歲寒名亭可乎公曰善余退而考府志絳侯固未嘗官真定也讀其世家則曰絳侯誅諸呂立孝文帝位右丞相月餘謝請歸相印歲餘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爲丞相十餘月復免相就國孝文帝十一年而絳侯卒絳侯果未嘗官真定也惟從高帝擊破盧綰定上谷右北平遼東西及漁陽諸縣絳侯在軍意者於此時往來其間會有南極之瑞立名紀其事歟然從高帝時事耳而今曰孝文之元不可攷獨是絳侯之立石也以壬戌郡治之創也以壬戌而趙公之構歲寒以儷錫慶也亦以壬戌何古今人之不謀而合也又史稱勃從高祖起於沛爲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卒平諸呂定國家難匡之於正今趙公以從龍之胄性敦厚居官仁而庶百姓愛之如父母其勲業名位將與絳侯等而假片石以爲之兆吾於三壬戌之巧合徵之矣

重修息波亭記

在昔良有司之治其疆土也必盡力於河渠溝洫而旱
 澇不為災蓋水不為利即為害也上流宜蓄下流宜洩
 蓄洩得宜民用豐給魏之劉元穎鄭文公晉之鄧士載
 杜元凱有焉若乃當水之衝湍急奔迅則惟捍禦之疏
 殺之期於無害而止傳祇之沉蔡堰夏侯夔之蒼龍堰
 是也臨城西面皆山其嚙城而數為民患者相傳為泚
 水泚水之源或云出封龍或云出敦與或云出中邱皆
 不可考獨是地處眾山之麓夏秋淫潦山水驟發百里
 瀰漫馬騰雷駭無論泚泚即泚亦莫辨為何水矣勝國
 世宗之初邑令黨承美為築土堤至穆宗時水大至隄

決城潰漂沒民居數十家邑令鄧之松始改築石隄尋
圮其半神宗六年邑令余啓元因鄧堤而增築之越二
十年水復大至邑令程鵬搏相度水勢拓基一丈加高
三尺隄始堅完乃建亭其上名曰息波所以幸安瀾重
民力也功不偉哉又越八十五載為我 皇清康熙之
二十一年澄溪宋侯來治茲邑政寬民和水不為厲歲
乙丑七月積雨浹旬水之自諸山下者震蕩颺忽勢如
建瓴吏民怖伏宋侯肅衣冠止亭中陳牲醴再拜祝曰
令之不德與民何尤願委身此波以答天譴祝畢令民
縛柳為帚如治河法投之急流水觸帚而勢漸緩雨亦
尋止水退堤完城屹然無恙於是百姓羅拜亭下曰微
令君吾其魚鱉矣是歲大有年宋侯感神之貺鼎新斯
亭會井陘觀察李公按部見之嘉令之蹟手署其額懸
之亭而屬余為記因憶漢書載王延世為河隄使者以
竹落盛小石兩舟夾載下之三十六日隄成賜爵關內
侯今治河之帚即倣此法乃治河者不效而侯一用即
效良有司之感召豈偶然哉維時積雪初霽寒樹迷離
夕陽橫山煙波映紫於是舉酒屬客相與賦詩而別嗟
乎自有此山即有此景顧他令不暇賞者無以回天變
而民氣不樂也今日之景天以娛令而令即以之娛客
也豈真為遊觀之地已歟是為記

辛酉題名碑記

今上御宇之二十年歲辛酉秋大比掌垣許筠翁太史汪東川先生董其事得士如額文風則軼歷科而上之多士循往例採石題名鴈塔而屬余一言為記余因是重有慨焉關中漢唐舊都名勝億計而巍然為魯靈光者鴈塢其一夫造塢者由趾跗以至合尖如為山者由一簣以至九仞寸寸而累之日日而積之止則吾止進則吾進故夫子以為山喻學務積累貴自強也今多士積其宵旦誦讀之勤自鄉學而升省闈主司錄其名以獻天子始基之矣從此而登南宮策大廷上一層矣從此而為侍從為臺諫為牧守更上一層矣又從此而居

侍從以文學顯名臺諫以忠謹稱居牧守以循良著更
上一層矣又從此而循良忠謹文學兼美盡善以匡贊
聖治黼黻太平更上一層矣噫嘻登高自卑勿畫勿
隳聚沙成邱勿怠勿休殫精竭力積之累之以至於合
尖有如此塏則是碑之名且不朽昔公孫弘以元光五
年舉賢良國人鄒長倩以芻一束素絲一襪撲滿一枚
取三物之義題書遺之古贈言意也余不敏忝一日之
長即以塏喻亦行古之道也多士懋哉勗哉視此記

補立壬子題名碑記

聞之採玉於山採珠於淵地也玉視氣珠視月時也非
地與時而勿能良今夫秦大國也河嶽無恙也疆理如
故也然而士子之棲村落者霑體塗足力田而困於徭
賦家城邑者服賈居積逐市井什一之利而不之恥其
砥行潔修專心誦法聖賢者大抵剽竊一切土羹塵飯
以果空疎之腹而文風日下壬子之役余奉 朝命貳
太史汪念弘同年校士於秦拔其尤者四十人竊謂秦
風美矣觀止矣例得以其名題諸鴈塏鳩工勒石者維
士屬詞而題記之學使者之職也用是弗獲觀厥成越
七年余視學茲土重遊慈恩踐瓦礫披豐草而讀諸碑

刻諸科畢具壬子缺焉嗚呼可慨也又三年歲辛酉大
比主司許汪兩先生得士如舊額亦循例乞余言而壽
其名於石既成索闡書讀之高者秀削如岳深者淵渟
若河較余壬子所錄之文加美倍焉因嘆慨夫地固秦
之地也士猶秦之士也而文則非復秦之文何歟壬子
風氣未開士子沿習舊聞終不免於剽竊故其文靡今
則曉然於剽竊之不足學而各出機杼性靈以抒發之
故其文粹時為之非地域之也余惜不遇其時勿獲使
壬子之文爭衡辛酉然猶獲見秦人之盡變故習而得
有辛酉之文亦厚幸也嗟乎計壬子至今且十年矣見
售禮闈者僅四人耳使能以壬子之文一變而為辛酉
之文則相王採珠者當必共快所欲得而誇其地慶其
時以為秦闡子酉得人獨盛不亦休哉故捐貲伐石補
其缺失而樹之碑俾讀文者觀感而興起焉

募修平涼府文廟序

前孔子而聖者史冊所載皆德彌天壤功垂來葉然廟食止於國都甚或湮闕不世其祀後孔子而興者以功以言在捍患禦災之列亦祀止於其鄉耳若乃萬國同享與天罔極孔子而外無聞焉何也前孔子者詩書禮樂得孔子起而修明之而吾道不墜於地後孔子者亦或能修明孔子之教然立崖岬樹異同其所論著未必皆光前絕後之業以故當時尊之後世弗與也我皇

上稽古右文臨雍設奠四海之大烟霏霧集蒸然向風守牧之長以教化興行為最則是孔子之祀曠古重光端在今日乃平涼疊罹兵火文廟學宮漸就淪圯余銜

命至止肅瞻廟貌用疚於懷及今不葺風雨之所剝
蝕狐兔之所窟藏日見傾頽斯固士君子之恥也而守
佐毛君邑宰仰君共篤志文教惄然憂之推余倡其事
而漸與同郡邑之長吏縉紳髦士落其成余曰是役也
惟余之責也何敢以不敏辭因捐薄貲如左而復為數
言普勸同志嗚呼黃冠緇衣鳴鐘鼎食琳宮梵刹飾玉
塗金豈天下之人視吾道遠不如釋老二氏乎願破羣
迷以反於正謹序

募修隆德縣學宮序

披隆邑學校志文廟凡三建勝國神宗時遷郭外之東
南隅惑於術家之論也我朝郭令復舉而歸之舊址
常令則起而落成之此兩君者不已有功斯道歟然廟
以安神學以課士地弗爽塏則規模不闕觀瞻不肅且
基本污下卑溼輒修輒圯不至委諸灌莽也幾希邑宰
曾君惄然悼之排形家之言擇高明之地議移建縣治
之東於城為土中也嗟乎曾君可謂知所務者矣第邑
故荒殘烟火可數顧安所得餘貲以興大工而曾君不
遑計也傾其家橐為之經始博士生徒感其德慕其教
稍相與附益之余校士河西途出茲邑見門廡粗立翼

然有容大成殿材則猶有待非姑待也創之不易成之維艱余司何事而可漠然耶摻行筭得三十金襄其工而所缺者尚夥非一手足所可辦竊尋學宮之制與天地同其不朽良以聖教弘遠宇內芸生罔不漸被不特誦讀詩書者乃為聖人之徒今釋道淫祠遍天下豈二氏負土斲木自致此巍奐耶愚人惑於禍福輸財如恐不及耳問有寸椽片瓦粒粟尺布以新吾文廟者乎嗚呼甘剗肉於惑世誣民之教而恡拔毛于經天緯地之人則惑之甚者也余故倡捐工值并勸此邦願為聖人之徒者各體曾令之苦心成吾黨之勝舉是為序

平閩記序

竊聞諸侯守封域王者無外故禹貢稱東西朔南示無外也 皇朝式廓區宇九州內外無思不服一統之盛自有書契以來未之能匹乃海島游魂逋誅數十載瞰三逆之煽亂乘間竊發使七閩吏民囂然無所措其手足我 皇上恩不遺於昆蟲草木而況濱海之赤子乎赫怒選將獨出睿謨制詔少保楊公為之統帥公感激受命慷慨誓師忠發寸丹勇卓豪騃於廟算神畧之外籌畫機宜一切征調之遠近用兵之緩急攻守之情形事必請請必從蓋惟知之深故任之專也至於親王大將軍及制撫提鎮諸公和衷密計可否不阿求利國家

而已若不與以故溫陵之役克洛陽橋焚陳家壩而泉
圍解漳南之役取江東橋拔萬松關而賊奔遯不敢逞
遂合兵搗巢破賊王洲等一十九寨而海澄下分兵高
浦扼其要害乘勝長驅而金門廈門平由是奉宣王
威逆首內附手提閩海百年之逋寇入版籍為王人
天子嘉公之功進號昭武將軍特授世職將吏叙高勛
子弟布朝列恩寵綿繹世莫尚焉天下之人延頸跂踵
皆謂公用兵如孫吳勳名等李郭竹帛鼎鐘傳諸不朽
不亦偉哉某于役關中周歷邊塞經古戰場而思古名
將風烈以為聞之不如見之而何幸遂得見公也公道
貌古心愛樂文士一見傾接不異素交因得受平閩紀
略十三卷讀之自奏疏箋啓以及教令榜示累累數萬
言剴切周緻煥若神明某始憬然曰公之戰勝攻取見
諸行陣者勇也公之憂國奉公形諸章奏者忠也人臣
事君惟忠是視無此書不能泯公之勇然無此書不足
傳公之忠何也兵不知將將不知兵危道也公請江南
勁兵二千人以往他人慮客主之訐而公不疑公為統
帥水陸並隸焉公請專設水師而身督步騎他人慮事
權之分而公不忌舟師颺忽陸兵堅整公請以陸兵樹
舟師之聲援他人慮功過之互諉而公不猜及乎事定
功成乞身引退 皇上溫旨慰留重蒞南服父老歡呼
如得慈母而公不伐以是知公之謀公之勇皆公之忠

運之也在昔賀若弼有云楊素勇將非謀將韓擒虎鬪將非領將史萬歲騎將非大將弼意以大將自居愚謂不然大忠如公而濟之以謀勇其足以當大將而無愧也夫故快讀是編而敬附一言於簡末

黃憶溪來稔堂詩序

諱肇熙開孝廉時為涼州郡丞

人情樂示其所長而亦易奪其所嗜非人奪之其心復有甚於所嗜者則不覺移所嗜以嗜之是以嗜奪嗜也士君子少而受書得其解者莫不有所嗜然而榮落萬境升沉俄頃處利達則以功名為己任甚且以聲色自娛樂矣如其閔窮則憂憤顛顛悲苦愁嘆求與得失之念橫於胸中嚮之所嗜久而忘之又久而棄之矣其嗜不專故其所嗜者亦不能成名以見長於世憶溪黃君長於詩者也然非生而長於詩終其身嗜詩而長於詩也觀其自束髮以至盛壯自諸生以至服官登臨贈會也觀其自東髮以至盛壯自諸生以至服官登臨贈會也觀其自束髮以至盛壯自諸生以至服官登臨贈會也觀其自束髮以至盛壯自諸生以至服官登臨贈會也觀其自束髮以至盛壯自諸生以至服官登臨贈會也

之時亦有詩古與稽今與居咀宮嚼徵調陰叶陽盡變其閩中幼所熟習之聲韻而諧之鐘律非深嗜焉而能如此乎不然以彼其才卿相不難致也而通籍二十年栖遲邊郡從不見有憂憤顛顛之容絕不聞有悲苦愁歎之語而日取古人之詩與已所為之詩而刪之訂之何為者乎其所嗜者不可奪也有美在室悅之情也復見一美而悅之而彼美且漸疎而漸見惡無他其悅移也嗜酒者無朝夕無衆獨而飲之飲至嘔唾狼籍病憊不能起起則痛飲如故而弗之悔天下稱之為酒人嗜在此而名成彼如形影聲響之不能離黃君之詩亦若是而已謂石為虎射之洞開精之至也積歲解牛晫然游刃習之久也天下有非所嗜而精焉習焉如李廣庖丁者乎今黃君之詩具在海內詩人當必能因其所長而知其所嗜者

漢中張氏孝友傳

我國家以孝治天下文行並收才德咸叙薄海內外蒸
蒸向風體是意以發幽振滯彰明風教學使職也余奉
命視學於秦輶車所至樂得篤行君子而矜式之歲
辛酉巡試梁州道陳倉聞邑有熙如張君者以孝友著
聞能世其德秦中士大夫與宦茲土者無論識與不識
咸稱道其懿行弗衰有過其廬而詩焉者有拜其墓而
歌焉者有應其子若孫之請而傳焉記焉者倡余和汝
遂成全帙余撫卷而歎曰張君之行果若諸君子言是
亦足以傳矣嗚呼夫人之立德立功立言並垂不朽如
君內行純脩不求聞達為鄉黨清議所許者幾人乎而

況聞其風者發為詩歌傳記以傳其事何德之劬也潛德幽光彌久彌耀不特家傳載之郡志載之他日者輶軒採風而登之青史以表醇風挽薄俗是立德即以立功豈藉立言以垂不朽哉厥孫儀仲式仲請一言以彰祖德余忝風教之責樂其篤行之可以光孝治也故贈以詩而並序其簡端以為孝友者勸

陳廣陵詩集序

詩文小技也然古今來兼工盡善者代不多得非特資性互有短長而工力或有至有不至故張說徐堅共論近世詩文瑕瑜不掩使效慕者有所折衷而況吾輩少習舉子業窮年矻矻何暇問詩古文詞即頗能旁及者大率習之不專則所致亦淺便聲律者以華詞害義嗜詮解者以陳義害詞昔蘇長公云凡人精力有限不能兼收盡取譬之入海而市百貨蓋誠身試之而知其難也然質敏而篤好者積日累歲造之無不可至於兼善余遊於四方獲見先生大人之詩文多矣顧皆見之於成名之後臆測其少時之資性工力必有大過人者而

吾廣陵陳子則親見其幼而敏長而好學積之二十年而始得有今日之詩文也廣陵解悟神警能柔克沉思年十三善屬文十五事場屋專心為制舉義者十年而舉於鄉其後馳驅南北與所善諸名碩登臨贈答發為詩歌篇什甚富猶自謂未善不以示人遲之今秋乃悉發所秘手自去取僅存若干首將以問世而屬余一言噫嘻余不知詩而獲交能詩者之人余不能詩而竊聞作詩者之論論者曰詩有體裁有骨力有風神弘斯三義琢句鍊字歸於大雅詩之至也余執是說以觀古人之詩起漢建安迄晉永嘉又東晉建武逮於唐之元和雖體裁數變風骨小殊而其間崛起振拔各極所詣江左未嘗無魏晉之音中晚有高出初盛之句同揆大雅殆無間然迨宋元明季分宗定派嗜憎淆雜嗟乎詩言志耳聚腋成裘範金為器以我運古成一家言豈不甚快而徇他人之憎嗜以累古人固矣今讀廣陵之詩俯仰正變升降之際抽靈發蒙烟霏雲動始知笑曹劉者不盡非學鮑謝者不盡是也非其資性開敏烏能於從事制義之暇深知篤好工力無到如此乎今廣陵計偕北行矣際右文之代如楊綰故事于制舉外加試詩賦冠領士林作千古佳話不亦偉哉廣陵於余為內兄弟其詩文具在有識者當自知之諒不以崔昂婦弟見譏思道云爾

白容樂公之教頌公之德者萬口如一非為佞也與人
之頌三代之直也豈有佞於子產哉

辛酉闡墨序

秦風自昔雄天下而其後稍凌遲衰微者無他士子安
於媮惰習為模稜影響之言轉相師尚謂非是無以取
科名也某承乏銜命至止思有以挽之而淺見薄識
不足模楷多士時以先輩大家作文之法諄切勸誘疑
信參半耳不有名主司之法眼鑒衡而進退之顧安所
得翕然信從乎今年秋筠菴許先生東川汪先生特
簡而取士於秦大中丞某暨藩臬兩臺肅境內以待某
私心獨自喜以為此兩先生者海內所推為君宗也其
知人能得士挽文運於既靡者可知既扁闡竊慮士子
不盡信余言也而以向者模稜影響之言進則惄然憂

之榜未發之前一日又竊慮士子過信余言也萬一見擯落爲秦之士大夫譏笑詆斥數前此苛於論文之罪則又惴惴焉懼之乃榜既發而所錄姓名一一可憶士之進者慶其遇退者服其明通國之吏民欽其公且慎而其更幸其取舍之昭合焉越數日兩先生出闈牘示余見其爲文皆根極理奧高古雄渾盡變其模稜影響之習而此四十人者如出一師之門無絲毫齟齬于其間某於是手舞足蹈舉往者怒焉惴焉之憂懼渙然釋矣乃兩先生亦神怡氣暢舉手相慶幸曰余知秦風之靡舊矣所冀得一二佳士者以事君然初入闈而憂士之染於習也深未必其當程式也旣閱卷拔其尤者四五人又懼一榜之不得爲全璧而辱君命也逮事竣而所得四十人無一不當吾兩人意則擊節歎賞喜此行之得以人事君之道也我兩人者憂懼甚於君而喜則與君等君不可持吾牘以謝秦之士大夫乎某聞命踴躍服先生之識知先生之苦心幸先生之挽秦風而一變至道以廣 聖天子之文治焉故質言以跋之簡末

葉忠節公遺稿卷一

葉忠節公遺稿卷一文類

男芳輯錄

李芝石八十壽序

余性迂而愚迂不諧俗愚能好書然數以遠遊故亡其
 書又貧不能多得書偶得數編讀輒盡盡輒快快當暑
 炎歔晞髮跣足無聊賴因檢敝笈取婦翁張太常公文
 集讀之見有所為壽李翁芝石文中間溯世德叙交誼
 樂翁之寬仁嘉翁之樸茂而重然諾詞約意長潛光四
 映噫嘻果能是芝石非所稱篤行君子與因是喟然歎
 曰夫鴻鵠爭高鷓鴣棲卑鴻鵠之志非不遠而鷓鴣永
 無害適所安耳瑤之瓚圭之俎雷之尊光曜驚俗或有



時缺折而易稱藉用白茅蓋言慎也是知物必樸也而能慎人必慎也而能安若李翁者可為知所慎者矣方其羅墳典操鉛槧束脩揣摩何難與執林爭席而試有司一不得志輒棄去慎世名也及既謝筆墨出高貲計贏絀亦足與程卓分鑣桑孔並駕而意每夷然不屑慎罔利也以故棲遲浦濱韜輝斂鍔若無意於世而世之人多樂就之或發魯連之矢而非武斷或參伏伽之席而無文害自士大夫以迄鄉曲之童叟無不嚴重昵愛如彥方伯休者慎樞機也惟慎之至故進不迂俗退不違世以洽賓朋以睦黨族以飭家庭砥之如周道而措之如泰山安孰過焉以視患得失競錐刀苟且睂睫之聲勢者為何如哉在昔傅季友之著論曰演慎王仲宣之著論曰安身余有感於李翁之立身行已而括二論為一名之慎安用識高風且自警也乃論成不十日而翁之哲嗣聖襄為余良友即持太常公壽翁五十之文示余而乞余言以介翁八旬之觴噫異矣余生也晚且遊於四方未嘗覩翁之道貌悉翁之生平以讀太常公文想見其為人而為之論何論成而適與翁之八旬會也舉畀聖襄知翁之積行醇篤基於慎而極於安其壽始不可以數計子若孫必有起而光大之者請以此論為左券俾余蕪辭藉翁不朽則季友仲宣亦必許余為善讀書者矣

徐蘭亭七十壽序

吾里仁里也處斯里者耕讀半之命達則取科名位通顯而不敢以富貴加於其鄉即數奇者必脩身篤行潛光晦迹於隴畝市廛之間不染矯激詭隨之習往往有古隱君子風焉余生也晚又僕僕道塗者二十餘年不獲日接鄉之父老而矜式之惟吾蘭亭徐某翁則余猶子某婦翁也知其爲人耳其素履甚悉今年且七十矣而樂善不倦治家教子冲簡肅穆綽有古風里中識與不識皆以管幼安韓伯休目之翁家世耕讀少時學書畧觀大意不屑屑爲章句儒故澹於榮利泊然無營長而操計然之術以遣無聊之歲月非其好也生平愛樂

文士識族弟謙六先生於微時所以供億慰存之甚至及謙六貴而翁絕口不言歲時伏臘宛然布衣昆弟之歡不因人熱其天性然歟家居舉梁孟之案嚴義方之訓故賢子傳馨苦心力學甫弱冠而名籍藝林行將飛鳴以繼謙六之武焉翁第佻佻林泉種花蒔藥翛然塵外而獨全其天視其貌則鶴髮而輔猶丹也問其起居則強飯善飲如河朔少年也翁若不自知爲七十而人亦相與神之疑其有服食導引之術余謂不然夫青漆丹砂熊經鴟顧葛洪吳普樊阿之屬類皆能之抑末也莊子之養生曰順嵇生之養生曰和蓋言順義命和形神不以悲喜傷其氣不以窮達動其心無心於養生而自無不養然後上壽可期神仙可致易傳有云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二子之言殆本諸此翁今安行而暗合之其享年也有由矣從此而髦耄而期頤僉謂吾里隱君子修身篤行如徐翁者可爲後之養生者法則楚邱先生之對薛公未足夸也書示姪某以上翁七十之觴

代李望石壽祠部任梁河序

梁河諱琪山東乙未進士望石諱贊元與任同鄉同年官督捕侍郎

夫吾鄉為古青徐兗三州之域所稱沐大聖人之遺化而好禮樂之國也士生其間漸摩仁義服膺道德家詩書而戶絃誦自昔已然漢興招致天下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言詩則申培生轅固生言尚書則伏勝言禮則高堂生言易則田生言春秋則胡毋生一時雲蒸霞蔚鼓吹休明大率不在魯則在齊故司馬子長曰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矧躬際右文之代家世簪纓父子兄弟自相師友如吾梁河任老年兄者耶任年兄與余少同里閭長同科名憶曲江座次梁河年最少人皆歎羨曰是年不可及也曾幾何時而今且五十矣

鄉之人奉觴稱祝屬余一言為壽余曰是固宜壽也而或者疑之禮云五十少進士假令梁河至今日始擢制科禮猶為少乃弱冠通籍服官二十餘年而年近五十奚以觴祝為余曰此其所以宜壽也士君子束身脩行以為世用欲使猷畧在廟廊利澤在四海功名在竹帛必養其才堅其力閱家國民生理亂休戚之故胸有成見學無偏端一旦出而任天下事如聚米畫沙不可搖惑是以古來遠到之器未始不由于鄭重功名之人使天下仰為有用之學吾梁河既成進士濡遲二十餘年之久由鄉學以遷成均由成均以晉版部由版部以擢容臺其於才力學識無一不可自信從此或主銓衡或入臺省取素所蓄積之具發為事業五十其始基之矣而又與難弟繡衣公比肩同事揚推典章以佐太平而垂不朽是邦家之光而吾黨之榮也余故曰此其所以宜壽也而不寧惟是昔申公之徵也年八十餘轅固伏生之徒皆九十餘而天子心嚮延用為千古美談今梁河甫五十而置身通顯異日年等申轅濟南其功業彪炳必非與諸公同類而比觀也明矣都人士欣然謝余曰擬人必於其倫如公言甚當請即以言為梁河壽

見之浣月以南國名流少年掇高第起家涑令舉循卓
異等召拜中書舍人三遷至儀部尚書郎蓋二十年矣
每心念太宜人春秋高身不得問寢膳奉色笑為鬱鬱
者一日不少置戊午春奉有司權南關之命關固貧瘠
而浣月以前資高等學使一席在指顧間今亦以奉使
故遲拜 恩命衆共惜之乃浣月獨欣欣自喜揖余而
言曰余今而獲借權使之傳拜吾母於堂下者天也余
母系出司隸屏飾挽車其相習於鮑氏者如所固有及
歸我先大夫而持家課子周急族黨無論識與不識皆
稱賢母焉憶余尹涑日奉板輿迎養母婉辭曰爾盡爾
職以顯而母教子名足矣奚數千里跋涉為迨後欲乞
恩歸省母又貽書戒曰我年雖老力幸未衰而以烏鳥
私瘵乃職非而母所樂聞以是遷延至今而余適乘傳
南下距家且近是天賜余以壽母之地矣母以萬曆辛
郊閏三月為設悅之辰計八十八年來惟 本朝己亥
一遇閏而茲歲適再遇之是天賜余以壽母之時矣以
壽以地以時極人子尊顯其親之心為不可必得者而
幸得之敢乞先生一言以為老母榮余躍然起肅然敬
欣然握管而歎曰噫嘻若鮑母者固賢母而浣月可謂
仁人孝子矣方母初生不知為八十八歲而遇三月之
閏也方母勵子以服官并不知八十八歲而獲見斑舞
於堂下也即浣月望白雲而思子舍亦不知何地何時

而為母稱八十八歲之觴也假令奉使僻遠山川間之
不足為母榮即近在南服而時非三月之閏觴祝之禮
家庭固常不足為母慶而天必葆蓄其休和紆徐其歲
月以巧全賢母之慈而曲成賢嗣之孝非浣月天性所
感以成天倫之樂未易違此余不敏鄉承乏春卿與浣
月周旋久敬其人耳其事而茲且艷其遇也故不敢以
不文辭是為序

潘母王孺人壽序

余讀張士簡所撰婦人事百卷及諸史列女傳大率以
才令見稱者容每畧之不則稍附於若父若兄若夫子
之本傳其能以節孝表見者必揭而特書之蓋以彰王
化維世教史家法也昔余承乏史館後官於秦獲與於
旌表忠孝節義之責故凡郡國所上必撫實屬辭而獻
諸朝至慎極重操管激揚之際私心竊愾慕焉而况近
若吾里賢若潘母王太君敢不從諸父老親友之請展
一辭以侑八十之觴乎太君系出琅邪幼而端慤長而
勤敏及笄嬪於潘君開之能修其職而輯其家里黨以
為賢開之力學數奇齋志以歿時太君年三十餘耳一

子一女莞然在祿潘氏不絕如綫太君撫藐孤躬耕織
教誨而婚嫁之母而父之席遺產持門戶謹其出納而
不困于踐更內兼外也嫻睦之不給者周之婢僕之不
率教者勸誡之外侮之出於不虞者情理禦之巾幗而
丈夫也以一女子而成良人未竟之緒以一手足而啓
子孫數十世之基若太君者可不謂賢乎故哲嗣維城
耕食鑿飲醇樸老成一凜母氏之教能繼述先志而光
大其緒鄉之人謂有萬石君馬少游之風焉三孫濟美
林立膝前長者事懋遷少者工文翰四民之業遂兼有
其三今太君年且八十矣齒髮堅完耳目全善起居不
異壯時意造物者曰斯人之立志強固持節堅貞若此
慰其良人教養其子孫數十年如一日若此自必康其
身益其算需其後人之昌熾以食孝養之厚報俾史官
書之彰王化美世教焉則二十年後知必有紆青紫捧
鸞詰臚陳尚方之粟帛爲太君稱百歲之觴者今日筐
篚之所承賓朋之所祝猶未足爲太君侈大也於是諸
父老親友樂余是言也而謹書之屏

太夫人乞言序

家母姓吳氏世有隱德先外祖有知人鑒生子女數人
 皆目為常兒不之教而教家母獨嚴以故嫻習內則動
 遵禮法及長歸先大人為繼室是時先大人宦遊楚豫
 先王母在堂老不能從任家母自請畱侍綜理家務邑
 養弗怠迨後先大人遷江右右藩擢同卿歷廷尉以至
 憲長家母間一省視見明政不綱門戶鼎峙先大人孤
 立其間母特隱憂之乃不數月而果為門戶者所排舉
 家惶駭母曰此得罪黨人耳無大患久之事白即家兩
 召為大司馬家母力沮其行得不拜居無何我 皇朝
 定鼎先大人超然世外隱居里門教愚兄弟三人長某

次某為前母倪淑人出家母止生某一人幼而善病撫視鞠育必親然不以病輟教數歲時欲某蚤起因即佛前蟠香量更刻度貫錢其上承以銅盃火熬刻處錢落錚然母起促披衣誦讀以為常先大人見而笑曰古有警枕今乃有香漏乎歲乙未先大人參分資產以授愚兄弟母曰田宅惟命贏金余不受也無令君有愛少子名於是悉推與兩兄宗族里黨聞之無不嗟賞歎異者及某幸於辛丑成進士備侍從再調尚書郎母至京邸輒述先大人服官時言行為教令某承乏關中數遣信迎母母謂高年不任輿馬勞因不果行在家以課紡執花藥禮誦佛經為樂體或患苦醫所不效者常夢授神方以濟故至今耳目齒髮完善無少衰家母恭遇康熙

十四年 覃恩誥封太恭人今年春三月六日為七旬誕辰某私擬秩滿見代猶得速歸奉觴也而新使不時至遵例候代勢不能及期拜堂下以承老母歡用是慙懼怵惕略舉懿行之什一仰丐大人先生一言為壽俾天涯游子得奉明公琬琰之章以成觴祝之禮某也幸甚

文學沈寅工墓誌銘

朋友居五倫之一乃僑札杳矣張陳之轍今古相尋無他徵逐於酒食賄勢之途而不以文章道德相砥礪勢固不能以終日故延陵之劍歐陽頴之金紀瞻之營護孤寡皆以不負死友爲足千古友道顧不重哉乙丑冬余受命之楚過恒山謁井陘僉憲李梅崖先生先生固今世所仰爲龍門者也語次出其哭亡友沈寅工詩六章并具道其生平之坎壈晨夕之切劇淚淫淫承睫不止因索余一言以誌之嗚呼余文亦何足爲寅工重然使其鄉之父老子弟見余文而知梅崖之篤於友誼若此寅工終身不得志晚年而受知於梅崖若此可以愧

天下之為張陳而不為僑札者又烏容以不文辭嗚呼
寅工之為人其中表井陘令周君言之詳矣少年工文
章負節氣為海內名公所推重然貧不能自振十上不
收生三子不才女賢已嫁而嫠不得已遊京師年且六
十無一遇知其人蓋落落少許可非徵逐酒食賄勢者
也梅嶢一見心異之携之官署未嘗以案牘恩君寅工
亦自知其未有得於聲律之學盡毀其兔園舊冊惟梅
嶢之言是聽晨鐘夜篝文業日高各自恨相見之晚乃
不兩年而以風疾卒未卒前三日猶挑燈坐譚不倦故
梅嶢詩有靈前一點書燈在不似前宵對讀明之句蓋
實錄也卒之後梅嶢哭之慟經紀其喪惠存其女今且
歸其旅櫬梓其遺稿題其墓曰詩人以不朽之嗚呼寅
工貧老濩屈設不遇梅嶢而歸遂首丘則尹班永夕之
談范張泉下之契寧有望乎故哀寅工者重梅嶢重梅
嶢者幸友道也寅工諱亮采號山燈浙西海寧之硤石
人其生卒年配氏子女具行狀乃為之銘銘曰
有芬者蘭其華孔繁哀此空谷淒淒歲寒維山有玉旣
溫且淑待價無時而美韞積於惟沈君才高品醇文憎
其命學益其貧栖屑不偶託身良友悔而學詩老而虛
受日漸月磨旣嘯且歌如谷斯應如樂斯和爰顧賓席
家不如客感平生恩着幾兩屐悠悠蒼天不假數年燈
窗未曙朝露溘焉維友投分千里歸櫬封窆樹碑揚子

事舅姑如事父母盥漱櫛緹左右佩問衣燠寒疾痛疴
癢怡聲下氣罔有所拂而後安饘醢酒醴羹羞惟所欲
董苴粉榆兔薨必嘗小不豫則悚惕潔齋焚香籲禱願
以身代族黨內外哀其誠孝而樂其賢婦嘖嘖歎賞不
置時贈君方下帷舉子業太淑人實總家務巨細必躬
親不欲以煩靜養霜鐘夜篝機杼呶唔聲相續也乃贈
君數奇不遇太淑人撫方伯公而慰勞曰吾聞讀書積
善者後必昌君縱未達子若孫其有興者乎以故教方
伯公益嚴告誡勸勉與贈君之課誦講解功正相等及
方伯公巍然甲榜迎養汴浙署中燕居庭訓甚不以祿
養爲榮諄諄以服官清正爲教性甘儉習勤貴而彌勵
或以珍錯綺繡進者麾不顧曰人生當惜福吾意所安
在彼不在此也內外嫺戚貧弱不能自振者太淑人周
卹拯濟無少吝遇子若孫以禮內慈而貌嚴馭僕妾以
恩時勞逸憫飢寒使人人無不自得由是閨門之內雍
雍肅肅儼如朝典三秦士大夫之家咸取則焉長公元
鼎爲余言吾王母年雖高而體素彊健無他疾苦經兩
叔去世相繼每鬱鬱愁歎及聞先方伯之訃遂悲悼纏
綿垂白寢疾以至於終嗚呼若太淑人者以德介福以
福永年賢母之遇良不爲薄而有孝孫以成喪禮表懿
行使與東海京陵之名並傳千祀太淑人其可爲全而
歸者歟太淑人以子貴於順治八年覃恩勅封孺人十

四年覃恩誥封恭人十八年覃恩誥封太淑人生於萬曆辛丑三月二十一日卒於皇清康熙二十年辛酉正月初三日享年八十有一生男三某其今卜本年十月十六日祔葬于城東北光泰里之新阡余故述其始末如右而繫之以銘銘曰

巍巍西京篤生女英克勤克儉以靜以貞曰歸君子淑慎敬止潔爾窈窕盛薦爾甘旨家政用勩黽勉勿康當機斷織舉案相莊乃生令哲卓乎人傑義以為坊禮以為節射策大廷拖紫紵青維母之教為國之屏帝曰母績錫以緯翟鸞章紫封魚軒朱澤貴乃益謙富乃益賢皇綈大練吾全吾天維歲在酉言附靈阜銘之以辭其昌歆後

祭詹事府詹事蘇公文

嗚呼吾師斯文在茲天之將喪吾其誰師生雖寄耳死
安所之山頽木壞雷鳴斧炊歲非辰已哲人其萎讖無
羊兔碩果其摧悠悠長夜寂寂空幃音容遂杳杖履難
追絳紗易縞血淚沾縑孤兒擗踊弟子含悲嗚呼吾師
德盛才奇德惟古處才與時宜厥惟先世渭水熊羆券
銘丹篆印賜金龜伏波標柱燕然勒碑我師孤苦晝荻
分糜十行俱下萬卷博窺旋登藻榜遂上彤墀螭頭畫
直龍尾宵馳溫公之史供奉之詞文章報國水旱憂時
藜光夜照寶炬歸遲至談理學尤重倫彛披圖心會揮
塵神移程朱堂奧關閩宗支手抄銘座默識仰思獨杼

胸臆一空文辭乃膺 帝簡開局分司天潢屬籍待公
而釐孝經與義待公而摘牒垂萬禩經剖羣疑臣也拜
手 帝乃曰咨爾教胄子以坐臯比爾作宮尹以導岐
嶷老成黃髮正直朱絲南牙虛席東閣將披忽辭臚仕
欲返舊菑孤情一往高蹈如斯公雖知止天不憖遺傷
哉疏傳邈矣盧醫七日易箒一夢騎箕有魂不返與世
長辭嗚呼吾師荆樹連枝伯也吹埴仲亦吹篴哀哉吾
師膝下佳兒問誰學禮問誰學詩哀哉吾師翟弟孤嫠
琴彈鶴別瑟鼓鸞離哀哉吾師縞紵分攜素車入夢絮
酒盈卮哀哉吾師桃李無姿小子奚述先生何之憶公
初病候師起居白皆新髮鬢非故肌執手不語張口而
噫一朝永訣再見難期善人不祿天道無知官清不要
臣朔常飢樓臺無地清白堪詒大衍餘八壽未期頤然
公有子足繼鳳池庭訓在耳傳經在笥槐庭蔭茂蘭砌
華滋鳳毛日映鵬翮風吹公之厚福天之報施某等廿
年函丈十載追隨恩深國士誼切師資壁環圖報墓劍
畱貽感激知遇慙負恩私撫躬腸斷搔首淚垂春風長
謝秋陽無曦殷楹式奠靈光遂圮雪門漸遠磚影空移
馬嘶伯樂琴悵鍾期嗚呼噫嘻痛入心脾拜焚香帛跪
獻牲醴神靈不遠師其歆之

祭江西巡撫白公文

嗚呼天之生公者何心而死公者何意乎天道之不可
 問如是乎使天道可問公之享期頤不難也即不可問
 公之享耄耄其常也嗚呼公而死矣天道其可問乎今
 天下庸夫桀老悠悠忽忽無所短長於世而享耄耄之
 年者不知凡幾矣天之報庸人桀老者何厚而報公何
 薄也嗚呼天道其真不可問矣某聞之春秋列國之大
 夫聘享人國類以進退升降舉止應對之間占祲祥決
 生死蓋十不爽一以人事驗天道也某之周旋於公所
 者半載餘矣公貌必莊容必和言必寡舉動必有常度
 其於人事無少繆戾也而公竟死矣天道如是其不可

問乎易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好生者天之心人而體
天之心行好生之事天必委曲愛護之誠欲活一人以
活千萬人也公甫弱冠持憲西曹西曹大命所關也時
制度草創律例紕舛或小不當椽史意則深文危法以
中之公虚心平反全活者以千百數迄今律凡數更而
其間寬大諸條皆公所手定故公雖去西曹而二十年
來賴公以活者無數乃公之活人無數而天竟不能活
公豈天方行肅殺之運不欲活公以全千萬人之生而
故欲死公以絕千萬人之望乎嗚呼天道之不可問夫
何至此極也且公由侍從而簡少宰由少宰而總度支
焦心勞力轉東西數百萬粟以實京師而京師自宿衛
以及里巷仰公一飽雖水旱不為災是公足跡所至無
事非活人事也而天反靳公以年天乎公之食報宜如
是乎公性恬退慕二疏之為人時以知止知足自勗以
故家食四載上侍太翁下督諸子若無意人間事者及
滇閩告變羽書旁午天子念江右為四省之門戶而
黔省又為四省之咽喉非公不克勝是任乃起公於田
間而用之公忠義激烈灑淚登車衝冰雪疾趨而來既
入境知賊之以割辯脅吾民而民皆陷賊中其能自拔
者又以其割辯而草菅之公飛章上請寬其脅從之罪
使得人人自新而民得不陷於賊即已陷於賊而慕義
來歸者不可以數計是江右數萬戶皆公活之也而且

四境失業之民襁負至者屬於道公捐賑無虛日憶公與某曰我爲此者非特卹民隱亦以靖亂萌也夏五月十日不雨公憂之又十日不雨公愀然曰天欲殺吾民耶旱則薄收薄收則穀貴穀貴而民之飢寒死者半慮死而化爲盜賊者半矣乃率僚屬步禱中夜詣壇場日中自暴勺水不入口者匝日而甘霖隨之是公於愛民之中行其靖亂之方畧如此嗚呼公之求活人者如其專且切而天竟漠然不爲動乎公乎天之報公宜如是乎豈天之生公也僅畀以五十一年行其活人之事而後且靳不之許乎嗚呼天道其真不可問乎雖然某知之矣天之賦質也有賢愚而賦形也無賢愚人之氣血筋骨止此數耳愚者用其力而無所用其心筋骨雖衰氣血未耗也賢者用其心而不必用其力氣血雖耗筋力如故也乃公以性生忠孝之人處疆圉多故之日憂勞備至心力並竭譬之薪盡而火不滅者幾希矣嗚呼公知有國與民而不自知其氣血筋骨之已竭乃以氣血筋骨已竭之人而天欲活之不亦難乎不然豈天道不可問乎嗚呼公年雖不永而天以公未享之年益太翁以公未竟之材屬賢胤以公未盡之福福子若孫夫而後公可以優游夜臺釋憂勞而歸極樂已乎嗚呼某何人乎公遇某之禮如賓友視某之情如子姪今天奪吾公而某感恩知己之報何時已乎感公之至痛公

之深哭公之哀能自覺其怨天之妄乎豈天道終不可
問乎生芻在前絮酒在尊公其歆之

祭刑部侍郎文恪公訥菴四兄文

嗚呼維台曜暉德大功巍見龍澤物威鳳覽輝弼諧五
位模範九圍一朝晞露通國霑衣矧繫鴈序少長相依
琴亡夢斷心愴神飛嗚呼吾兄山川間氣藝圃恣遊道
腴耽味出史入經履仁蹈義至德可師君子不器空世
人龍長衢天驥競附君宗群推塗墍憶昔丁酉鶚翮初
舒某慙薄劣同列賢書一門孝望千里舟車 章皇慎
重覆校直廬瀛臺一賦紙貴皇輿文章經國梁棟是儲
帝十六載歲維己亥威蕩滇池恩彌洱海頓網以羅
席珍是待遂著先鞭獨披宮綵天半臚傳殿前雲鬢譬
彼鹽梅用和鼎鼐鄙哉宵人勾校纖塵舞文持法刈蘭

為薪一釐逋責三載沉淪曲迴 天鑒還侍丹宸操茲
柔翰仰副絲綸真為學士無愧名臣而其自好不隨不
矯如水斯激如月斯皎味澹聲希言坊行表日手一編
分陰是寶博擬邊張靜師黃老立懦廉頑千秋同調
天子曰咨斯文在茲王國之幹百僚之師爾長三館以
勗俊姿爾攝宗伯以董庶司爰集羣彥濟濟鳳池式稽
五禮雍雍陞墀用褒乃績秋官是陟欽哉欽哉惟刑之
恤嘉肺無冤平反盡職狴犴烏巢若盧草碧刑措可幾
太和將溢于公釋之何難與匹嗚呼兄乎為德已多君
明臣直拜手賡歌華年猶駐顛髮未皤閭高可待受福
不那豈期遘閔夢徹春婆夜臺長往天道伊何憶某奉
使於今五祀別兄於郊送我於溪悲歌遏雲贈言盈紙
塞鴈河鱗往來如咫拙宦倦遊言旋桑梓有客遠來謂
兄已死聞訃痛傷泣下霑裳自春徂夏元季雙亡墳篋
咽響荆移摧芳飄飄丹旄蕭蕭白楊上天降割能不悲
惶嗚呼仲氏其誰能似在貴能貧在官不侈庶若道生
儉逾晏子不涅不緇如砥如矢家有遺經國有信史吾
兄生平大槩如此然而吾兄身沒名榮尚方與祭享以
大烹諡之文恪名以行成青緇克紹烏衣滿庭此堪不
朽雖死猶生與兄式好永言涕零敢酌清醕並採芳蘅
靈其降鑒用慰哀誠

祭外母嚴太夫人文

嗚呼母遽舍我而長違耶母忍不一訣我而終不復相見耶某今日之棲屑他鄉不得一見吾母宜也使某歸而獲一見吾母其可得耶其不可得耶豈丁巳之夏陰雨之朝坐我於東牀勞我以酒食或悲啼或言笑顧我而歛歔者為永訣耶抑疇昔之夜旅夢之中或前或却前若有所語後若有所避低迷隱見而不可即者為永訣耶如以是為永訣也某將終不得見吾母耶嗚呼天之壽吾母也年七十有八不為斲矣而獨斲此兩年使吾母不獲享八十之觴也天乎母之視某也如子某身受三十餘年之恩勤而不及躬湯藥視含殮之職長跪

一訣撫棺一慟也謂母忍乎謂某忍乎嗚呼母必不忍於某而某竟忍於母乎憶某年十七而就甥館也母憐愛之逾於已出母敬禮之異於諸壻見體之弱也憂其疾見家之約也憂其貧見志之怠也憂學不早達而名不早成嗚呼母之視某為何如耶辛丑之倖售南宮也母樂之不三月而呈誤左遷矣母又憂之甲辰之入而改補也母樂之歷六載而家徒壁立矣母又憂之乙巳而先恭人初舉一子也母樂之不半年而母子俱殂矣母悲之痛之椎心嘔血幾不欲生以哭之人之慰之者曰女亡壻在壻不負母猶女在也乃壻固在而母竟安在哉嗚呼母能見女於重泉而壻不能拜母於堂下矣母昔見壻而悼女之早亡料今必見女而恨壻之相負矣嗚呼痛哉猶憶癸卯之秋某與先恭人兩尊舅諸孫甥羣從林立膝前鴈行旅進為母祝六十之壽穆穆雍雍歡顏四顧母誠喜也越十年而先恭人偕二舅相繼即世某從京邸製栢梁體詩貨杯紵為母祝七十之觴母則悲矣乃今又八年而母之距髦壽僅二年耳私心以為秩滿歸里近在明春雖骨肉親故存亡聚散非復如母六十歲時而某以母所鍾愛之壻二十年欲見不得見之人一旦追隨于萊舞之末登堂執爵母必轉悲而為喜較之癸丑相慶之辰無乃差勝而孰意母竟不及待矣向者之情景不可追而今且悲喜之顏俱不可

復識矣嗚呼痛哉母之性肅以和母之德直以柔母之
治家撫子女馭僕妾有恩而有禮平生無疾言倨容不
形喜愠於辭色體亦無大疾苦間有小恙輒強起躬紆
績年七十餘而髮未白齒未落耳目完善人從家來某
必問此以卜母之彊盛享壽久遠也而孰意忽焉長往
耶嗚呼痛哉母生二子一女今所存以侍疾視殮竭蹶
從事者止吾大舅蓉左耳益自我二舅先恭人之云亡
晨昏定省以承母歡甘旨溫帛以適母體分憂共喜以
養母志母子相依十五六年如一日也母何忍舍而去
耶嗚呼母之愛某不異於愛蓉左某之事母不能如蓉
左一日之事母嗚呼某非木石獨無愧於心乎其將何
以報吾母乎嗚呼痛哉某聞母訃於岐山之驛亭爰母
而爲文於池陽之行署驚悽痛悼悵恨酸辛吞聲周道
之旁揮涕几案之上摧肝裂心一字一淚而終不得復
見吾母甘苦慰勞若前日矣嗚呼自計即某歸而陳牲
設醴一拜一哭亦終不得服侍吾母問安奉膳若前日
矣嗚呼自計生平所憐愛敬禮如某者有幾人而能不
悲乎即母之平生所憐愛敬禮如某者有幾人而某獨
荷斯恩也能不悲乎使某而曰歸里門周旋晨夕致一
日之養承一日之歡已矣即不然而親聞彌畱之一言
身與祖虞之一祭已矣而今皆不可得矣能不悲乎嗚
呼明靈在天返魄在淵誄文在懸絮酒在筵憶音容於

身後誌恩眷於生前乃哭終而不見懷長恨以百年

日之養承一日之德且矣以不然而賤聞爾曹之一言
 而復思也請不勝其感而曰歸里門周致景父姓一
 萬千兩母之平主而謝愛婦對吹其香亦幾入而其
 矣高平自指生平衣謝愛婦對吹其香亦幾入而其
 知難一拜一哭亦終不勝其感而曰歸里門周致景父姓一
 萬千兩母之平主而謝愛婦對吹其香亦幾入而其
 風吾母甘苦操勞昔前日矣謝愛婦對吹其香亦幾入而其
 之矣對吹其香亦幾入而其
 而為文於山陽之石梁謝愛婦對吹其香亦幾入而其

葉忠節公遺稿卷二

